

馬步芳與青海(上)

馬世弘

蔴袋主席一場虛驚

馬步芳字子香，是甘肅省臨夏縣人。臨夏原名「河州」，居民大都信回教，所以一般人也稱臨夏縣為「中國的麥加」。

「河州」，為晉時所置，漢時先屬金城郡，後又屬隴西郡。唐為袍罕縣，元時廢縣為州。至民國後，始改為臨夏縣，距蘭州市一百二十公里。

馬步芳是閩閩世家，身世顯赫；他的祖父馬薰青，原是清末名將董福祥的部下。清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，拳匪之亂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，慈禧太后曾詔召董福祥保衛京畿，馬薰青率軍征戰，在河北宛平縣一帶抵抗聯軍，博得英勇善戰聲名。

他的父親馬麒（字閣臣）、叔父馬麟（字勳臣），自幼追隨薰青先生參與軍旅，效命疆場，膺有彪炳事功。在前清末年，閣臣先生曾任青海循化守備及西寧守備等職，民國三年昇任青海鎮守使，後改為青海護軍使，兼青海辦事長官，一直到民國十七年，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，青海設置行省，國府命孫連仲將軍負責建省。青海設置行省後，孫連仲擔任青海的第一任省主席，閣

臣先生任省府教育廳長。旋孫將軍改調甘肅省主席，閣臣先生昇任青海省主席之職，直到民國二十年逝世。

閣臣先生逝世後，青海省主席職務，由其弟馬麟勳先生繼任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勳臣先生調任國民政府委員，省主席一職，便由馬步芳子香先生接任。

馬步芳初任青海省主席時，因鄉民無知，曾發生一段鬧劇。

當時馬步芳接奉國府任命狀係「陸軍第八十二軍軍長兼代青海省府主席」，人都稱之為「馬代主席」。「馬代」與「蔴袋」同音，鄉民不識，以為蔴袋是刮地皮的工具，個個心懷戰慄，並奔走相告。後由教育廳飭令各級中等以上學校，指派學生下鄉宣釋開導，一場虛驚始煙消雲散。

基層幹起馬家雄兵

馬步芳有兄弟三人，長兄馬步青（字子雲），一生專事軍職，率領所部，常川駐防於甘肅河西一帶，民國二十八年國府任命他為青海省柴達木盆地屯墾督辦，馬步青奉命率部騎兵第一軍入青，赴柴達木辦理屯墾工作。馬步芳原本打算習軍事

，藉以建立回教信德，擴大回教聲威。他自五六歲起，即學習阿文，研究可蘭經，對回教教義很有心得。他本想向這方面發展，但因時見強隣壓境，國事擾攘，深感習文事，非直接報國途徑，乃毅然棄文習武；是以弱冠之年，就在乃父麾下任一下級軍官——營附之職。在營中苦幹未

久，至民國十八年，即升團長，十九年升旅長，同年冬天，升任暫編第一師師長。二十年春天，暫編第一師改編為陸軍第九師，馬步芳仍任師長。未久，升任暫編第二軍軍長。二十六年，暫編第二軍改編為陸軍第八十二軍。至二十七年元月，馬步芳由陸軍第八十二軍軍長兼代青海省政府主席，直到大陸淪陷之前，將八十二軍軍職授與獨生子馬繼援（字少香，現在臺任國民大會青海代表），他本人專任青海省府主席兼代西北軍政長官。

馬繼援接任陸軍第八十二軍軍長之前，原任該軍副軍長，實際擔任軍隊訓練工作，時年才二十三歲，將門虎子，已頭角崢嶸，鋒芒畢露。他與士兵共甘苦，同起居，經常在羅家灣軍訓中心住宿，很少回家。後來率部剿共，在甘肅平涼一帶都有很好的表現，深獲先總統蔣公的嘉許與獎勵。

組訓民團擴充兵力

馬步芳雖無顯赫的學歷，但他體形魁梧，身強力壯，更有一顆敏銳的頭腦和過人的才智。其他的父親團臣先生，更是一個雄才大略，能征慣戰，叱咤風雲的人物，影響所及，耳濡目染，自然而然形成一種將才風骨。

他治軍甚嚴，更善於運用戰術，因此部隊迅速擴張。他原先僅有一師兵力，而以辦理地方民團名義，組織地方武力，隨後將地方武力轉化為他自己的正式武力，由一師擴充至五師之衆；由他的哲嗣馬繼援充任軍長，自任第八戰區副長官兼集團軍副總司令。

青海原僅一師兵額，遽擴充成五個師，其軍餉籌措，煞費周章。

幸好馬步芳有一顆敏銳的頭腦，別人想不到的，他都想到了。他以丈量土地，收取地價規稅等方法，蒐取民間資財，供作軍餉。

青海氣候乾燥，雨水奇缺；許多旱田，收成不易，農民放棄耕種。馬步芳任省主席後，實施土地清丈，將農民停耕土地重加丈量，然後以新墾地飭令農民承購，補繳地價（此種重行丈量的土地，原是農民所有，清丈後復賣與農民），並征清丈規稅及保證金，領取承墾證明書，以此方法籌措軍餉，增加財源。

青海地方貧瘠，財源短缺，省府收入有限，遂養許多軍隊，他籌聚軍餉的方法，除將丈量過的土地，使農民承購，蒐取地價外，就是攤派雜稅，其名目有：營買糧、營買草、煙畝款、額外

科、富戶捐、人頭稅、兵役稅、開辦稅、屠宰稅、落地稅、草皮稅等。這些差徭，各縣負擔並不平均，因青海各區土質、氣候、地勢、水利各有不同，農產品出產，差異甚大，征賦一律很不公平。

至於營買糧草，係根據清時舊制。據說在清光緒時，劉錦棠（新疆建省後第一任巡撫）在北平亂，率兵至西寧，當時西寧地方土匪橫行，軍糧不易購買，故而向農村攤派糧秣，依征賦之多寡，照比例平均分攤，由軍營機關的收糧部門，按市價償付價款。迨劉錦棠剿平匪亂後，此制未改，相沿至今，年年按例徵收。清末民初時，農民尚可領到半價，後來連半價也全部取消了。

古代政治家講求：「上足而下不困，用兵而民不勞」，這在青海似乎沒有做到，也沒有人嘗試要這樣做。

部隊訓練紀律嚴明

青海的馬家部隊，紀律森嚴，命令貫徹，訓練士兵特重培養獨立作戰的能力，尤重選鋒突擊、奇兵閃擊和震懾作戰等方法。他的軍隊組織十分健全，不論任何一個單位，就好像一個社會有機體，什麼人才都有，如鞋匠、理髮師、裁縫、鐵匠、石匠、泥水工、木工等，應有盡有。這些工匠，都是新兵入伍後，個別施予訓練成功的。平常在軍營生活中的一切所需都不求諸營外，一切都由本身自行解決。如此不但可做到軍中標準一致，且可加強軍中的保密工作。

馬家軍（一般人都如此稱呼）素重訓練，紀律似鐵，士兵不敢違法犯紀。遇有犯過的士兵，就以四條大漢將犯者架起，一人用皮鞭在其背上抽打，一直到皮破肉綻，血肉模糊為止。這種刑法就叫「打背花」。士兵每次輪流休假，有時帶槍離營，假滿回營，除時間分秒不逾外，曾未聞有休假回鄉士兵發生任何社會治安問題。

也就因為青海人口稀少，調查戶口，十分容易，又因命令限制嚴格，一切調查非常徹底，及役青年，幾無逃役情事，甚至有輕微殘疾及獨負家庭生計的獨子，也無幸免。

由於命令貫徹，馬步芳下的命令，他自己也不輕易更改。就拿訓練壯丁一事來說，規定應該受訓的人，任何人也不能免訓，即是他的獨生子馬繼援，曾以某種理由，經一再請求免訓，而他以「命令既然公佈，我自己亦無法變更」而拒絕。

他除對部隊訓練十分嚴格外，對部屬監督，尤其嚴格，可是對幹部的賞罰，向無準繩。他崇尚的是「行無法之賞，施無政之令」。他有時把部隊裡的傳令兵、勤務兵一類的基層幹部，一下子提昇為帶兵官，擔任重要的職務；有時又把部隊裡的帶兵官，降調成傳令兵或勤務兵。這就好像一九七七年初，非洲剛果總統恩古瓦比被刺身亡後，親法國的翁比被選為總統，兩年後又被恩古瓦比在位時的總理薩蘇推下臺。薩蘇是親俄的，他把翁比發配到黑角（地名），充當二等兵。他們這種作風，似乎是一如出一轍。但是馬步芳的這些由帶兵官降調為傳令兵或勤務兵的，往

往負有一種特殊的監督或考察任務。而傳令兵中也有提昇出來擔任其他官職的，如出任外省市辦事處主任及民意代表等。因此之故，居住青海的蒙藏同胞，拚命的向他拉關係，表現親暱，那些蒙藏王公和千戶、百戶的子嗣，都願拜他做「乾爹」，有的還自願做他的傳令兵，認為是一種光榮。

在我們的歷史中，隋末唐初，有突厥作亂，貞觀四年（六三〇年），唐室曾派李靖平亂，亂平之後，突厥曾有十餘萬衆向唐室輸誠。這些向唐室投誠的突厥人，有的後來會得到唐室的官職，原因是太宗本人很喜歡突厥人，並常與突厥人親近，甚至以突厥青年來充當他的侍衛，這與馬步芳喜歡用蒙藏子弟充當他的傳令兵，好似異曲同工。

馬步芳對軍中是如此，後出任省府主席，對省府各廳處長、委員及主要科長等僚屬也是依然。他做事無法治觀念，對省府員工待遇，沒有一定標準，一切隨其性之好憎，在平時以贈送實物，如衣料、日用品等，年終則贈送袁大頭或黃金等貨幣，其數量的多寡，則以各人平日的努力和親近的程度如何而定。

對有特殊功勞或關係較密切的人，常派到外縣，擔任縣長或稅捐局長等職，由其自行隨意方便，以為酬答。他在青海，就像羅馬時代的凱撒，他雄渾放膽，高高在上，治軍嚴格，非常自負；他也固執任性，他的四週都是唯唯諾諾的人；這些人也都熱愛本單位的歷史，對本身的成就都崇拜的可怕、無畏的驚人。

參加剿共戰功彪炳

西北馬家軍在環宇之中蜚聲遐邇，遠近聞名。馬步芳訓練軍隊作戰，確有他的一套獨門絕活。民國二十三年，中央對共軍實施第五次圍剿，十月，我贛、浙、閩警備部隊摧破盤據贛東北之共軍，總計殲滅共軍十三萬二千人，共軍面臨總崩潰，遂先後由贛西、贛南突圍西奔，開始其二萬五千里長途流竄。

西竄共軍，經湖南、廣西、貴州、雲南，而竄至川、康邊境，我中央軍銜尾急追，各省亦派兵相機堵截。民國二十四年四月，共軍為逃竄路線問題會起重大爭執。同年九月，毛澤東、朱德、張國燾、徐向前等在川北的毛兒蓋經過一次不協調的會議後，就分道揚鑣。毛澤東、林彪、彭德懷一股突圍北上，經岷江上游的松潘，抵達陝北，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。朱德、張國燾一股由四川的懋功，退經西康的蘆山、天全、榮經，企圖進入川西，被薛岳部隊邀擊大敗，逃入西康的甘孜。徐向前、董振堂一股兩萬餘人則竄抵甘肅河西走廊，為甘肅駐軍馬步青與青海馬步芳部合力夾擊於永登、靖遠、景泰三角地帶的一條山附近，紅軍徐向前部僅存數百人外，幾全被馬家軍殲滅，董振堂也戰死。

一條山戰役，青海軍共俘獲共軍三千餘人，其中婦女及未成年孩童佔半數。這些無辜的婦孺都是在川北各地被共軍裹脅的學校學生及農家子弟。在一條山戰役中，馬軍雖經英勇奮戰，但在第一線衝鋒陷陣的主力軍，却都是由青海民間強

征且未及訓練，即調上前線的民兵。這些臨時征召的民兵，不但未予訓練，即連裝備亦未予更換，由青海開赴前線之前，每名民兵只發白色毡帽一頂，白羊毛製披肩一襲，手持戈矛，與共軍搏鬥。共軍雖是烏合之衆，但其武器裝備，較青海民兵所持戈矛，其威力不可等量而觀，因此，民兵的犧牲慘烈。

青海民兵的戈矛，實在抵擋不住共軍的毛瑟槍，幸時正值寒冬多，氣候酷冷，在萬般無奈之餘，民兵們想出將羊毛披肩浸在水裡，張掛在通風口處，不斷在上面澆水，使其變成一塊厚實堅硬的鐵板，然後用來頂在頭上，向敵陣地衝鋒突進。雖然如此，死傷仍甚慘重。事後據當時參陣的人言及，一條山一帶，作戰死者多是頭戴白色毡帽的民兵。一條山戰役中被俘的共軍，回到青海後命運十分悲慘，未成年幼童派充澡堂、工廠及公共場所工役，婦女多賞給軍中較高級幹部做侍妾，身體健康且年輕力壯的男子，挑選部份志願在軍中服役者，分撥各部隊充當士兵外，其餘曾經一次優渥的犒賞後，在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，全部送回四川老家。

青海騎兵震撼日寇

馬家軍對剿共輝煌的成就，對抗日亦有彪炳的事功。抗戰時期，國民政府號召各省出兵抗日，青海立即響應政府號召，指派騎兵第一師，由馬彪師長率部東下，參加抗日。

騎一師出發之日，青海省垣各機關、學校及地方公私民議機構均派出代表，至西寧城東三十

里的羅家灣歡送。只見騎一師的人員馬匹，氣壯河山，威風凜凜；士兵雄糾威武，馬匹毛色顯明。馬隊中的馬，色分棗驪（紫紅色）、驪駿（純黑色）、黃驃（土黃色）、騅駒（蒼白色），各隊一色，在同色的馬隊中，無一雜色，駟駒牡馬，十分壯觀。看到這支隊伍，在人們的心目中，感覺到中國的抗戰似乎已經勝利了。

看了騎一師這種雄偉壯盛的隊伍，我想起在漢高祖七年（西元二〇〇年），匈奴冒頓引兵圍攻馬邑（今山西朔縣），並下晉陽（今山西太原縣），高帝自將兵三十二萬，北逐匈奴，至平城（今雁門關），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，圍高帝於白登（今山西定襄縣），七日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。這場戰役，匈奴用的都是騎兵，其西方盡白馬，東方盡青驪馬（雜色馬），北方盡烏驪馬（黑馬），南方盡騅馬（赤黃色馬）。這回馬彪的騎兵，也不使匈奴專美於前。

騎一師果然不負衆望，東下一到安徽，先解決了新四軍叛變，接着在河南的扶溝縣與日軍遭遇，騎一師以雷霆萬鈞之勢，突擊日軍，大獲全勝，使日軍喪膽。

青海的騎兵，除震撼日軍，使寇兵聞風喪膽外，民國三十四年九月，新疆省哈薩克人受俄帝國唆使，縱兵暴亂，連陷綏定、精河、烏蘇、綏來等縣，製造伊犁事件。中央向青海征調騎兵平亂，馬步芳派騎兵第五軍，由軍長馬呈祥（現在臺住新店），統率所部該軍赴新。騎五軍行動神速，一到新疆，即展開閃擊，馬到功成，博得中外讚許。抗戰時期，日機泛炸我後方不設防城市

——疲勞轟炸，幾乎天天如此。一日，日機襲擊甘肅蘭州，彈落北塔山一帶，馬家軍開始重視防空作戰，其對防空作戰設施最成功的一環，即對全軍各部隊駐地的偽裝與掩蔽，採取嚴格的措施。

青海駐軍人數不少，他把全部駐軍的營區，整個移入地下，這種工程，非同小可。他令士兵首先在駐地附近的空地，把地面掘開深十餘公尺，寬三十公尺的數條長的壕塹，然後依地勢的走向與形狀，在壕塹之內用鉅木架起架構，築成房屋形式，最後在屋頂覆上泥土，種上與原地相同的植物花草。這種深入地下的營區，無論俯瞰或平視均無法發現痕跡。這種最安全、最完整、最有系統的防空設施，可說是馬家軍的一大特色，別處不曾聞有。

建設省政六項方針

馬步芳自民國二十七年兼代青海省主席之後，即根據當地實際需要，訂定省政建設六項方針，以改革地方行政，一般人都稱之為「六大建設中心工作」，其六項方針為：編組保甲、訓練壯丁、修築道路、造林保土、厲行禁煙、推廣識字，茲分述如后：

一、編組保甲：青海省辦理保甲，早於民國二十四年就已開始，當時為防止共軍流竄，維護地方安寧，奉中央政府的命令辦理的。辦理之初，首先在省府設立「保甲促進委員會」，開始清查戶口，組織保甲工作。保甲的編組，十戶一甲，十甲一保，甲設甲長，保設保長，專門處

理地方治安事宜。自抗日戰爭開始以後，為嚴密地方民衆組訓，充實地方自衛武力，於民國二十七年初，將原設保甲促進委員會，改為「民衆組編編查委員會」，重行辦理戶口清查，推選保甲長，登記民有槍枝，填具聯保、連坐、切結及訂立保甲公約等工作。

二、訓練壯丁：青海全省民衆經過重行調整及編組後，共分為三十六個區，二百三十四個鄉鎮，九百三十七個保，一萬零一十八個甲，十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七戶，人口共計八十九萬二千八百一十四人。另蒙藏居民居住地區，未編入保甲的約四十餘萬人；統計全省人口，共約一百三十萬人。在保甲中，凡年在十八歲以上至四十五歲的男子，都編入保安團為團丁，全省共編組保安團一百零七團，團丁計十五萬餘名。

保安團由保安處統轄，下轄十五個保安區，區設正副區司令，為地方的純民兵組織。

自抗戰軍興，各省成立「國民軍訓處」，青海省府便將保安處與國民軍訓處兩處合而為一，聯合辦公，又分全省為七區，各區設壯丁指揮部，每在農暇不妨礙民衆生計的原則下，分批實施軍事訓練。公務人員也依照「青海省公務人員軍事訓練辦法」，實施公務人員軍訓。至抗戰中期，青海全省公務人員，已受訓者達三千五百多人，已受訓國民兵多達十萬人。這些人員，訓練精良，精神武裝充實，適宜為國效命，可在命令下達三日內，即可完成動員召集，是大後方最可靠而有力的一支武裝抗日勁旅。

三、修築道路：在築路方面，自民國二十

七年馬主席上任以後，省府建設廳專員築路之責，進行有計畫的興建，預計建築甘青（蘭州——西寧）、青康（西寧——西康）、寧臨（西寧——甘肅臨夏）等省道，及寧都（西寧——都蘭）、寧貴（西寧——貴德）、循同（循化——大同）、民臨（民和——臨夏）、貴循（貴德——循化）等縣道，總長三千公里。在抗戰第二年已完成幹線七條，共長一千八百餘公里，支線五條，共長五百五十公里。

四、造林保土：至於造林，西北各省以青海成績最佳，林相最有成就，堪稱模範。先總統蔣公於抗戰期間赴青海視察時，對青海造林工作就已十分獎勵，以為青海的造林做到整齊劃一的程度。但當初造林的艱難過程和其中的艱辛，很少為局外人瞭解。

造林的方法，最初多採採枝法，樹種（西北人稱樹崽子）係由樂都、民和兩縣以徵集方式獲得，並由兩縣農民以無賞無補的情形下，自動送到省垣。然後，省府派兵工、壯丁、學生、公務員及工廠學徒等，以勞動服務為主，實施栽種。因為這些人不具農業常識，只依督導人員的規定：所植樹崽要深埋固植，以手搖撼，不晃動者為合格。因此，負責植樹者，為達深埋固植的目的，挖好樹窩後，將樹崽插入中央，再以石塊填塞四週，搗固，最後覆以泥土。如此所植樹木，經數月後，不但未曾顯露綠意，反遍地枯枝，功敗垂成。督導植樹者心有不甘，再事大量向樂都、民和兩縣農民徵集樹崽，就這樣三番兩次，不請專家指導，一味試驗，盲目的在河灘、荒地、道

旁、溝邊、地埂及城鎮附近的空地等處，無計畫的亂種亂栽。最後所種的樹雖然成活了，但可真苦了樂都和民和兩縣的老百姓，他們砍下祖先手植樹木的枝極，千里迢迢，無賞無補，自付運費送到省城交差。如今想來，這項舉措，實在不是一棒仁政。

五、厲行禁煙：關於禁煙工作，自民國二年，馬祺（閣臣先生）任省府主席之前，馬步芳在鎮守使任內，即已禁絕種煙。青海建省後，在省府嚴格督導下，推行十分認真，省民對鴉片不論是種植、運售及吸食者，一經查獲，立即槍決，絕無二話，所以全省煙毒，很快就肅清。民國三十二年，奉中央命令實施全國總檢時，青海全省捕獲煙毒犯僅三十二人，把這些人集中省垣，經勒戒斷癮後，才飭回原籍，使其繼續操持舊業。說到青海禁煙的徹底，與回教的民族性有關。回教民族性情強悍，生活儉樸，視煙酒猶如仇讎，禁戒起來當然容易多了。

六、推廣識字：教民識字，是加強教育改革的基礎，青海教育不發達，文化較其他省份落後，改革教育、增設學校、培養師資，一切都要由基礎開始。在馬步芳的建設六大中心工作最後一項，推廣教育的實施步驟中，首先運作的目標，是督導各鄉鎮必須設立小學一處，各縣市設普通中學、師範學校及職業學校各一所，另開辦民衆識字班若干（依村鎮人口密度及交通狀況設班）。據民國三十二年上半年的調查統計，全省已有小學一千一百一十八所，在校兒童有四萬三千五百餘人。

青海最早設立的中等學校為蒙藏師範學校，該校係清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年）由青海辦事大臣創設，原校名為「青海蒙古學堂」，專招收蒙旗子弟。青海設「寧海鎮守使」以後，改名為「寧海蒙番學校」，擴大招生範圍，兼收蒙、藏、回、漢各族子弟，一直到民國八年，才改名為「蒙藏師範學校」，擴充設備，培養師資，以為推行蒙藏小學教育之基本。但居住青海的蒙藏同胞，對教育子女十分冷漠，就學人數寥寥無幾。至民國十三年，西寧設「籌邊學校」，政府命蒙藏盟旗王公，派送學生赴西寧就讀，學生食宿一切免費，陪學家長，亦由政府補貼膳食，一時讀書風氣大開。因為學生人數增多，以後學校亦有逐年開設。

民國十五年籌邊學校添設中學一所，隨後又有中央政治學校（政治大學前身）設「西寧分校」，庚子賠款委員會設「湟川中學」，回教促進委員會設立「回教中學」（回教促進會是由馬步芳所發起，其宗旨為改進回民教育，灌輸三民主義思想，使各民族相互親善，化除各民族間的感情隔閡）。民國三十一年，青海的中等學校，已有國立蒙藏師範學校、中央政校西寧分校、湟川中學、省立女師、第一職業學校、第一中學、第一師範學校、第一女中、第一農業學校、回教中學、樂都中學等多所，在校學生共有一萬六千多人。此外還有教育成年失學民衆，已完成識字班補習教育者達八萬人以上。另外在社教方面，省市縣大都設有圖書館、民教館、公共體育場所及娛樂活動中心。（未完待續）